



艺术品鉴赏
艺术家推介平台
人物

现代快报

A27

2014.6.28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徐馨儿

美编 王莺燕 组版 郝莎莎



刘灿铭简介

刘灿铭，1963年生，江苏靖江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师从王冬龄教授。原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任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现代书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全国青联委员、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民盟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志愿者协会常务理事。

作品入选“全国第五、六、七、八届书法篆刻展”，其中第五届获“全国奖”；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其中第四、六届获奖；作品参加“第一、二、三届流行书风展”。

出版有《刘灿铭书法集》《刘灿铭书法艺术》《当代中青年书法名家字帖——刘灿铭行草书千字文》《书法鉴赏》《中国现代书法史》《中国艺术家——刘灿铭》《刘灿铭小楷六祖坛经卷》《Experimental Calligraphy Research》《刘灿铭小楷金刚经卷》等。

“心·经”刘灿铭写经书法巡展(南通站)

展览时间：2014年7月3日
—2014年7月13日

展览地点：南通中心美术馆(南通市环城南路1号)

展览主办：现代快报 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

展览承办：艺加文投 南通中心美术馆 艺+南通美术馆

展览协办：尚嘉文投

写我经心

——读刘灿铭书法作品有感

□孙善春

善提本无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六祖坛经句》

《杜甫诗一首》

《杜甫 望岳》

刘灿铭教授书法集我从头到尾看了多遍，最先感动我的，却是他手抄的《荷塘月色》，有名的现代散文。虽然这个作品一气呵成，润中有苍，是动人的；但，刘教授最著名的，还是他的写经。写经这回事，可说的当然很多。而要关注的，当然是刘教授的经，与他的写法。经者，常道也；对一个书家来说，这里不单有他写的经文为真道理，还有另外重要一点：关于书之道，用笔千古不易，心正则笔正。二者合一，是艺术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刘教授写的经，是佛经。他写得很多，积年累月，巍然动人。他的写法，是有楷有篆有八分，行圆守方，顿挫飞扬。而且，有趣的是，当有人问他是否佛教徒时，刘教授的答案是否，并说自己只是个“居士”。居士这二字，值得一说。翻开词典就知道，中国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礼记·玉藻》：“居士锦带。”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这里特别提到“翻开词典”，是要强调如今翻开词典实在是太轻易，一点即开，不正是“技术时代”的现实？郑玄的注，道艺连用，表面清楚，实则晦暗不明，这道与艺的关系，是不是孔子当年说的“居于仁游于艺”的那些还不好辨别；比较清白的只是不做官这一点。这一点，刘教授是大致符合的。而就佛教来说，就又复杂了些：一般说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而在高处说，则是指由《维摩诘经》阐释而来的，有“大菩萨”智慧者。无论高低境界，居士二字总是指佛徒的。而刘教授说自己“只是居士”何义？很简单：他陈义甚高，心里头藏着个真居士、真教徒而已。再说写法。也从刘教授的自道说起。有人问他最崇拜的古代书法家是谁，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古代的民间写手。看到这话的时候，笔者是相当受到触动的。不是二王，不是苏米等，而是民间的“写手”：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点，就是区分严格。比如同样唱歌，有人叫“歌手”，有人叫“歌唱家”，有人还不满意，弄出个怪蛋般的“歌者”来表情达意曲尽其意。我认为，随着时代的演变，学术研究的推进，书法的历史是不再能像过去那样看了，不再是几个大书家一统天下的了：因为说得温和些叫文化的多元化，激烈点叫文化崩溃或庸俗化，这已经是事实存在了。再说敦煌写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实物出来越多，就越开放了书法的可能性，也会对传统以来的书法史观构成影响，无论是所谓的正面还是反面意义上。这些古代民间的抄手，大部分是普通人，借书上升者并不多见；而考其信仰，这些抄佛经者也不一定都是真正的佛教徒，他们也并非传统儒家大义上的士夫，也不是社会的文化骨干。他们抄，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人生。就此而论，他们有些像现在的书法家：家的意思，是以此为业为生者。而业这个字，说的是成就，也是果报。人生如此，书法是一条人生之道了。刘教授称崇拜这样的民间写手，透露的不仅仅是他的个人

美学趣味，而更是其对中国书法论的认识，与其对自我人生的定位与持守。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位教授书法家的身上，就此流露出一丝丝的分裂，而这分裂，正是现时代人要面对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于是，刘灿铭教授的写经，是一个现代人对这世界的应对，是对自我的一种放置。

有人说，如今拿毛笔甚至笔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好事，因为直接把传统的书法变成艺术，高雅小众的艺术。不过，就算这是真的，它也不一定会让关心中国传统文心系传统书法的大家都满意，因为文化可以是一种共同生活，越来越好，不然关心他作甚。刚才笔者在电脑上输入“放置”二字时，发现与“庭园”二字是重码的，汉字在技术时代也现出其有趣与深刻：如果在书法中安放自身如在庭园，那是何其的喜悦呢。然而，书法之为道，并非如此悠游欢快。实际上，路漫漫其修远，好此道者须上下而求索，相思摧折。再说个民国人物，关于书法。名学者朱东润先生曾在自传中谈及他与书法。他26岁上始矢志为书，决意不求速功。根据他的理解与计划，他要写上60年时间，才差不多可称为书法家。他也有疑惑，比如如果天不假年，活不到这个寿数，那怎么办呢？经过思想斗争，他还是相信了自己的决定，如果中途早去，那就算了。于是就这么写下去。朱教授是幸运的，他晚年在复旦大学开过书法展，展示了他的大篆，学者之书法。笔者曾经在三年前中国美术学院的现代书法国际书法论坛上提及这个插曲，目的是说明现代艺术的特点之一是对时间的感受与传统不同。朱先生的例子是动人的，在于他把书法交给了时间，交给了他自己的一生。他让书法成为了他的生活，这，也是有意识的选择与清晰的决定。一个现代人，他心目中的书法，也无法完全与古人等同。面对如此多样的传统支流，必须作出选择出来。刘灿铭教授，一个倾心于古代民间写手的现代学者书法家，他的写经书法，展现出来的正是这些有趣的内在分裂与面对的执著；他的力量，是不可缩减的时间研磨而来的平和丰满的日常之光，这光里，蕴藏着人类为之惆怅的永远高高在上的理想，它们只可仰望，无法得手。日日劳作，才得有仰望的幸福。

照无著菩萨的教导，抄佛经是有功德五种的。刘灿铭教授写经如此，不知道他如何看待这功德二字。不过我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日日点画之间，书写的都是他的对每个日常时候的坚持与相信，“菩萨不是闲汉”，这个居士不是菩萨，却也心存“道艺”而自处，这里面，大约也有向着菩萨智慧的心。他写的是经，也是他的心；也是流经他的心上的他的世界。于是他的写经及其他，比如那苦闷的月色，就这样打动了我这个现代读者的心。我相信，刘灿铭教授的书之道必将日趋宏阔，最好的证明就是时日。

《王维 山居秋暝》